

也。直義決之。而其叛也。亦直義成之。均弟也。義助尊兄於順而悌。直義卒納兄於逆而不弟。雖然。義助與義貞終始相隨。奔馳顛倒。先後相斃而止。直義既納尊氏於逆。而已亦終叛之。則義助固可謂義貞之順弟。而直義亦可謂尊氏之肖弟矣。

楠正成

楠正成奪天下於累世強霸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檢非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甘爲義貞之偏裨。至於一

身肝腦。委爲原野。不掩之骨骼而止。其忠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此而止也。其言曰。正成方北條氏之衰。首唱勤王。萃精銳於一城。而使義貞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也。故正成爲首功。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氏而後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爲百万精銳所圍。拱手待四方之援。而赤坂之敗。又在千劍破矣。願正成之智不至此。觀其發上宮大子讖文。曰。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上之復辟。盖在明春。所謂讖文。必出正成之

權造而非其真也。則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所見爾。豈豫知有義貞尊氏之事耶？抑正成自有一定之略，必勝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然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不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窺間而出。於是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虛，可以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則千劍破之圍不擊必敗，非曳兵而走，即釋曹以降。我奪方銳之鋒，加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破竹，諸道望風而降。高時既聞敗卒之報，膽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

我鼓而乘之。北條闔族必不待義貞之兵而死矣。然後迎皇駕，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素已暴著。上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內武人而待禁衛。崇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分之習。上與藤房協心，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雖有尊氏直義之姦，不敢叛，即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決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未成。六波羅拔于高氏，而鎌倉破於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是天下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致身於有功不報

之朝廷而大節灼然。為興人于萬世之賢將。則其勝於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楠正行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輕。蚤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興之國家。輒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

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紜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內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帥。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

則以正成之嫡長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爲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衆内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而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爲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奪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爲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

其不死而有爲矣是其父當不可爲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爲爲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爲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爲吾是以爲正行惜焉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智勇皆比於義貞正成之萬一而不足故其舉事也屢戰屢敗東奔西走未嘗一日自安是何爲者哉而天下之士奉之於顛覆流離之餘莫敢背叛乃敗不止於敗而卒至大勝奔不止於奔而卒至益興能覺南風於不競而建十餘世之霸業是何術有以致之耶曰是視賴朝而爲戒故也史稱尊氏嘗

謂直義及師直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翕服人心。然用刑苛刻。殺戮骨肉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問深讎大敵。邑土安堵。况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賴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反勝賴朝也。何以知之。賴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賴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強。曰。是他日將復為賴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剗之鋤之。極其力。而外家嚙予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因自以為賴朝智勇絕世且然。况不為賴朝者乎。是以反其所為。賴朝用刑苛刻。尊氏優賞多賜。賴朝殺

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者。取人之智。無勇者。取人之勇。而智勇始大。但無智勇于已。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為之傾囊倒困而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而不為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基之地。使與京畿成_中本末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為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此術也。賴朝所無。而尊氏有之。尊氏唯無賴朝所有之智勇。故有所無之術。異哉。其所不及。即所以過

之也。

足利義滿

關東天下之形勝也。苟據關東以爲之本。可以扼其要領而坐制四方。自源氏三世至北條氏九世。雖時有盛衰。然其國體兵威未嘗至衰弱委頓廢墜而不振。以據得其地故爾。及足利氏獨不然者。南朝方張于畿甸。故自居於京以鎮撫之。而置子弟於關東。若曰。關東是霸主宜居之地。今爲主者不居。姑以爲主之次者代之也。姑之云者。不得已也。尊氏義詮皆終於不得已。而至義滿則得已而不得已者也。義滿之時。

南北媾和。天下一統。京畿無虞。可虞者唯關東。義滿舍此而定府於迫狹傾仄地利不便之京師。且父祖之居京者。姑之也。非定之也。定之者。自義滿始。則爲義滿之失計明矣。曰。義滿即欲定府於關東。而基氏以下世世相兼。保父祖所授之地。無故變之可乎。曰。非無故也。基氏以尊氏之子。義詮之弟。其分甚親。故無間言。至氏滿則情稍踈。而關東兵力倍於京師。是以圖宗家之念常不已。至滿兼其心益甚。大內義弘之叛也。嘗與同謀。欲東西夾攻。出兵於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聞義弘伏誅。未進而止。嘻。斯時也。鎌倉之罪。

已著。萬不容宥。加以合南朝之餘威。一舉可拔。不必待還俗之孫也。於是定京師未定之府於鑿倉。脩賴朝以來之規模。以立之本。鎮京師以子弟龍屬可信者。猶北條氏之處兩六波羅也。然後天下之勢大定矣。今也不然。委根本於叛逆已著之疎族。而甘居枝葉之地。晏然自喜。以爲無復足慮。自此之後。鑿倉與京師有相圖之患。無相接之利。至義教始覆滅之。然不能迂府。即或迂。亦不如乘義滿定霸之初。然則前此固不得已。後此亦不得已。獨得已者。此時耳。而何義滿之不已也。

足利基氏

古之人有定天下於一言。而後世泯然不知其由者矣。吾於足利基氏見之。夫室町十三世之霸業。尊氏創之。而義詮繼之。始以蕩畧無紀之政。而兼以苟且因襲之弊。士臣驕傲。反者相踵。若此而莫能爲之處。置室町之爲室町。未可知也。而天下遂定於室町。歷十三世之久者。豈非基氏爲之哉。何以爲之。曰。薦細川賴之是也。天下未嘗無名馬也。而唯伯樂能知千里之能。未嘗無良材也。而唯匠石能知棟梁之任。故在人者。亦未嘗無材能智勇之士。而非其君相有特

識則不能知而用之也。方室町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傲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胥徒。求一有智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爲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爲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駢首於武夫胥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少主。綜幕政。鋤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

置之餘。是賴之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爲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刁易牙鬻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霸。而以爲霸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并不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爲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于其手。而顧容區區之說。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且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赤松則村

赤松則村受護良親王之命。首倡勤王。而陷京師。迎皇駕者。皆其功也。既襲播州守護。無幾奪之。則村懷怨。居常快快。及尊氏叛。首附之。建策決謀。致使尊氏垂死之灰。再燃於西走之餘。何向之忠。而今之逆也。然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則於則村何責焉。吾乃以爲則村之怨。則是也。則村之所以怨。則非也。則村何不自顧曰。朝廷之奪我守護。何有於我哉。以我爲護良親王之屬隸。故爾親王無罪。而尊氏諛間。以致其斥逐。則尊氏者。親王之讎。即我之讎也。必也尊氏

諛間之罪既明。而親王之冤釋。我之怨亦報矣。若然者。則村處心積慮。日夜之所怨。宜其不在朝廷。而在尊氏也。及尊氏叛。而尊氏之罪暴著于天下。朝廷將因以知親王之冤。并知則村之守護不宜奪焉。今則村不唯不怨尊氏。而甘爲倍隸。徒役之不暇。是何心哉。吾觀則村搃播而扼京畿。以西之形勝。尊氏西走之日。則村邀而擊之。則敗走。僅生之尊氏焉。得不死尊氏死。而則村之功冠諸將。非若元弘陷京。比則山陽數州守護。可以不請而得。今乃慮不出此。去萬不當背之朝廷。而附日夜且怨之尊氏。前日成勤王之

功者則村也。今日背君而仕，讎者亦則村也。一則村耳。而前後若此，其異矣。則翻覆之稱，宜自加，不宜加之朝廷也。雖然，則村小人不足論也。吾姑論其所以怨之非，以戒後之爲則村者。

細川賴之

古之名臣未嘗以死而忘其君。管仲之死也，諫桓公之不可用，豎刁易牙鬲方，王猛之死也，諫苻堅之不可圖。晉二人死而其諫不用，至於壞亂不振，一敗塗地。其言皆驗。天下知其忠君之誠。細川賴之爲義滿之輔佐，獻替匡濟，可以比管仲王猛。然其死也，義滿

問其所欲言，而所對者，不過曰強寇既滅，天下無復爲患。臣可以瞑矣。吾於是未嘗不歎息痛惜焉。方賴之之死，天下誠無患乎？告君以此言，必啓驕盈自矜之心。非所以愛君也。況此時天下未必無患。彼南朝雖式微，正統相承，神器儼存。我所以處之者，不得其道。安見不爲天下之患？幸而義滿媾和之議成，南北合一。天下姑安。然其兩統互立之議，出於一時詭計，而非其實。故不久而天下復亂。終足利氏之世，無有一寧靜之日。然則南朝者，當時之大患也。賴之初在職也，降楠正儀，使攻芳野。正儀非無故降者。賴之必